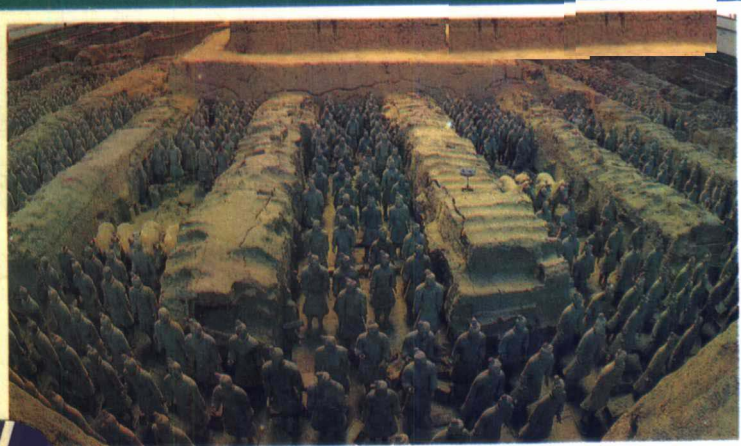


·审判纪实丛书·



魂丧秦陵

主编焦朗亭 副主编殷延年 刘展骥 陈红义 王鸿麟



——陕西地区典型案件审判纪实

魂 丧 秦 陵

——陕西地区典型案件审判纪实

主 编：焦朗亭

副主编：殷延年 刘展骥

陈红义 王鸿麟

编 委：贾明会 崔雄岱

刘京玺 肖宏果

关 键

人 民 法 院 出 版 社

一九九三年二月

(京)新登字 051 号

责任编辑:殷惟德 郭继良

技术编辑:姚家清

魂 丧 秦 陵

——陕西地区典型案件审判纪实

主 编 焦朗亭

副主编 殷延年 刘展骥

陈红义 王鸿鳞

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交民巷 27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9.5 印张 202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ISBN 7-80056-177-1/D·351 定价:4.80 元

审判纪实丛书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用它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

人民法院审判的大量案件中，有许多是发人深省的。为了通过法院审判活动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增强法制观念，勇于同犯罪作斗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约请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或副院长）担任主编，组织审判人员编写这套审判纪实丛书。所选入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该地区人民法院审结的、有影响的、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其中有许多是第一次报道。案情真实，内容生动，富于启迪。

《魂丧秦陵》是选自陕西省典型案件的审判纪实。主编焦朗亭是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副主编殷延年是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副主编刘展骥、陈红义是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副主编王鸿鳞现为中共陕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

人民法院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前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陕西省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严重刑事和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不断发生,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为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安定团结,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全省人民法院在省委的领导和省人大的监督下,与有关部门配合,运用法律武器,对严重刑事和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给予了严厉打击。这场斗争还将长期进行下去。

为了向公民深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以便进一步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更有成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社的组织指导下,我们编写了《魂丧秦陵——陕西地区典型案件审判纪实》这本书。该书以纪实文学的体裁,记述了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真实过程,结合案件生动地宣传了国家法律。同时,对人民群众了解、监督和支持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也有积极的作用。

《魂丧秦陵》一书选入近十多年来全省人民法院审判的重大和有教育意义的典型刑事案件审判纪实文章 35 篇,另外还有民事案件审判纪实文章 2 篇,经济纠纷、行政案件审判纪实文章各 1 篇,共 39 篇。该书在写法上坚持了以下几点:一是真实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对案件的事实坚持客观准确叙述,保证

符合实际,同时适当运用形象化语言予以刻画描绘,增强纪实文章的吸引力。二是揭露批判与歌颂褒扬相结合。对犯罪分子的丑恶犯罪事实予以充分揭露和无情批判,对有关人民群众的美好思想和行为予以颂扬,对善良的不幸者寄予同情。三是宣传法制与介绍地方风土人情相结合。对案件事实的记述,以风土人情作为陪衬,使之具有地方特色。总之,力求这一向公民宣传法制的通俗读物,能够起到使读者既受到深刻的法制教育,又美化思想情趣的作用,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能有所裨益。

这本书是我们运用纪实文学这种文体编写案例,宣传法制的一个尝试,难免有错误缺点,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给予指正。

焦朗亭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目 录

魂丧秦陵

——秦将军俑头被盗案审判始末 姜 华(1)

蠹虫在欲壑中葬身

——覃正亚特大贪污案审判侧记 陈红义 张玉生(12)

大熊猫的遗恨 贾明会(20)

强盗“走西口” 李平旺(28)

披着民警画皮的恶狼

——辛驰杀人盗窃案审判侧记 一 直(35)

一群专“吃”妇女的豺狼

——焦家现等贩卖人口案审判侧记

..... 井元富 马道通(42)

迟到的忏悔 陈红义(53)

关中大盗的末日 张中玉(62)

善良的人们不要忘记

——刑满就业人员陈发根的劣迹史 丁 文(70)

谁之过

——西安八府庄“12·8”特大交通肇事案审判侧记

..... 马建国(78)

被染污的橄榄色 马国利 郑春瑞(85)

“疯案”在山城显形

——房新元杀人案审判侧记 马 琳(92)

九峻山下的陷阱 王哲峰 王 驰(101)

罪恶的毒瘤 凡 石(108)

生命复苏曲

——木成林盗窃、杀人案审理始末 马成飞(114)

包办婚姻酿成的悲剧 高耀斌(125)

宾馆里的幽灵

——段小华重大盗窃外宾案审判侧记 陈 里(133)

骊山,为受害妇女作证

——王宗萍等拐卖人口、强奸案审判侧记 ... 闻 谦(142)

短命的“社会党” 胡海量(152)

法律在这里被践踏

——杨炳成等非法拘禁案审判侧记 陈建生(158)

雁塔警钟

——徐文谭、徐拯民、徐成福奸淫幼女、包庇案审判侧记

..... 红 一(165)

第三十一个年头

——记一个惯窃犯的罪恶史 汪锡陶(176)

邻里结怨酿悲剧 曹文军(184)

娇惯与迷信结成的恶果

——马应贵弑父记 竺 音(189)

邮袋黑洞 芮 然(196)

夜幕下的疯狂 刘京奎 侯学正(202)

金梦难圆

——杨三德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审判侧记

..... 郑晓阳(210)

碾轱辘滚出的血案 白继敏(216)

汽车窃贼的发财梦

——杜惠东等盗窃汽车案审判侧记 武俊杰(223)

油库硕鼠	文 楠 天 军(228)
发人深省的犯罪	
——李海庆、贺培德玩忽职守案审判侧记 ...	彭家荣(235)
吞噬电线的蠹虫	
——王家文等九人破坏电力设备案	曹文军(243)
封建夫权思想者的下场	高银宏(249)
他流下了悔恨的泪	
——一个暴发户的重婚始末	张文丑(254)
封建迷信害死人	
——耀县演池乡“7·27”封建迷信杀人案审判侧记	
.....	吴玉亭 郑春瑞(259)
法的天平与心的天平	
——记刘志与张善房产权纠纷案	魏满洋(266)
天灾人祸法来辨	
——一起大风吹出的民事损害赔偿案	康天军(275)
不保证质量的代价	
——一起购销合同纠纷案审理侧记	汤继发(281)
罚人者被罚记	
——一起行政案件审判侧记	王人杰(288)

魂丧秦陵

——秦将军俑头被盗案审判始末

· 姜 华 ·

西安，960 万平方公里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她背靠终南山，面怀泾、渭河，依山带水，人杰地灵；历史上曾有十一个王朝在这里建都，从周至唐历时一千余年。悠久的历史，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和名胜古迹。如今，在坚固雄浑的明代古城墙内外，参差矗立的高楼大厦，一望无际的人潮车流，穿来往去的红男绿女，又给古城增添了现代都市的风采。在这得古之厚、仰今之力的古都西安，不知蕴含了多少开发者的艰辛，也隐藏了一些投机者的卑劣行径。

步出古城墙北门，在北关正街坐落着一家普普通通的旅社。它既无古朴之遗风，又无新潮之气派，在这繁华、喧闹的都市里显得那么无足轻重，但这一天却有些异常——一辆超豪华皇冠小轿车嘎然停在旅社门前，一位手拎精致小皮箱、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子下车后径直走向旅社一层 6 号房间。

干咳、叩门、接迎，自然无异中显出约定之举。

房内，3 男 1 女虎视眈眈。“你表哥在哪？”不等来客坐下，胖墩的唐某就满脸杀气地发问。

“澳门提督路 125 号 A 楼 C 座，现在金花饭店 310 房间。”来者不凡，对答如流。

“你到底是什么人？”唐谨慎提防，追问不舍。

“按行规，这不该你问。只要验上货，我表哥马上就派人送

钱来。”来客说完，打开皮箱亮出定金一万元人民币。

另两个男人立刻上前不容分说地将皮箱拎到一边，一阵翻弄，见除了钱再没藏别的东西，便向唐点了点头。

唐喜露眉梢，却又猛地收敛了刚刚放晴的脸，阴冷冷地说：“我带了几个兄弟，里外都设防，假如翻了船，我就先杀了你！”

来客一听，轻蔑地笑道：“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们没货，就为抢这一万元票子，那我扔下就走，就算白送。”说完，“哗”的一声，将万元定金弃之于地。

“咱们都是在江湖上闯荡的人，谁不知世途险恶？”坐在一旁的男人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圆场：“为了平安，我们不得不防，各位兄弟甬为这伤了和气，误了大事。”

这时，唐某那颗悬着的心才回归原位，吩咐人拎来一个大号黄色帆布提包。

开包验货，交付定金。

正当唐某得意之时，公安人员破门而入，那位来客迅速把想溜掉的唐某死死地按坐在沙发上，锃亮的手铐锁住了唐柯、张传秀、孙振平、樊春梅那四双贪婪的手。原来，这正是公安人员巧设的瓮中捉鳖之计。很快，主犯王更地、权学力也相继落网，盗失4个月的国宝——秦始皇陵高级军吏俑头（将军俑头）终于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一）

1987年9月8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国徽高悬，威严庄重。西安市各报社、电台、电视台和《人民日报》、《法制日报》等驻西安记者站的记者争相采访。法庭秩序井然，一千余名旁听群众的目光随着照相机、摄像机的镜头摇向审判

台下的6个被告人，最后定格在第一被告人王更地身上。

这就是盗窃秦将军俑头的罪魁？人们心头充满疑虑，难以相信盗窃国家稀世珍宝的竟是眼前这样一个看上去老实巴交，还带点愚懦、憨实的年轻小伙。

审判长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地发问。

被告人低沉懊丧、嗫嗫嚅嚅地回答。

出示在证据台上的将军俑头似乎面带羞辱和愠色，无言地证实着所发生的一切：

1987年2月17日深夜，冷雨霏微。王更地带着作案工具，从临潼火车站步行十几里来到秦陵博物馆院外。在围墙西北拐角处，他发现墙上有个洞，黑暗中隐约看出它已被经常出入这里的人踩得光平。王更地也踩着它爬上墙头，翻入院内，顺着展厅向东，走进秦陵考古队小院，来到第二排平房第一间房门前。门上一只不大的“将军”锁畏缩在门扣里，不情愿地把守着。王环顾四周，赶紧掏出螺丝刀，没撬几下，“将军”锁连同门扣就从已朽的门上坠落。王更地窃喜不已，闪进屋内。

突然，“咚”的一声，王更地险些被绊倒，这声音在空旷的深夜显得分外响，传得格外远。王更地的心一下子窜到嗓子眼，额头冷汗直冒。他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许久才平静下来。虚惊过后的他借着前排平房的灯光才看清，那险些惹祸的竟是横卧在门口的一捆钢管。

王更地一把抹去额上的冷汗，又向屋内扫了一眼：几捆自来水管，几堆角铁，几块木板，几个大油桶，几只陶马腿，还有一个黑乎乎的大家伙，像是台钻床。王更地心里顿时凉了半截，暗暗叫苦：这间文物修复室什么时候变成了杂品库？他真不甘心两手空空地离开这儿，一边盘算着，一边绕着屋子当中的一张长桌走了一圈，抱着侥幸的心理朝桌下摸了摸。猛地，

他的手指触到一个冰凉的家伙，掂着沉沉的，拿到亮处一瞧，竟是个秦俑头！他欣喜若狂，抱着俑头顺原路翻出博物馆。这时，王更地深深地松了口气，顺手将唯一的作案工具——中号螺丝刀用力抛向远处的石榴园，抱着 26 斤重的将军俑头走回临潼县火车站，把它放在铁道北侧林场的一片小松林中。

远处的田野、果园、房舍依旧沉睡，天色朦胧，细雨变成纷扬的大雪，渐渐遮盖了大地上的一切行踪和那棵小松树下的将军俑头。

2 月 18 日上午，秦陵考古队一临时工发现杂品库门锁被撬，考古队立刻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公安干警急速赶到现场询问：“库里丢失了什么？”

考古队干部面面相觑。库房里究竟放了什么，没有帐本可查，在场干部也没一个能说得清。只好派人去问正在西安住院的杂品库保管员。可传话人竟因粗心大意把“库里有一个将军俑头、一个武士俑头”听成“只有一个武士俑头”。考古队见武士俑头仍在，便停止查问，没有立案。

.....

一个初次作案的盗窃犯，一把螺丝刀，十几分钟的功夫，就轻而易举地盗走了稀世珍宝！发现库房被盗，竟不知丢失了什么珍贵文物！当旁听席上的人们面对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信的事实时，惊愕了！困惑了！

秦陵考古队到底有没有安全防范措施？

王更地为什么认准那间房子作案？

国家一级珍贵文物怎么会被遗弃在杂品库与钢管木板为伍？

旁听群众急切地想得到答案，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审判台。

(二)

当初,审判长在审查这个案件时,也在心头划过同样的问号。为了解开疑团,他和同事几上骊塬,汗没少流,路没少跑。开庭这天,群众的情绪和心理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了。

审判长:你为什么选择在考古队作案?

王更地:我到那个院里转过,一想到那儿院墙低矮,房屋简陋,保卫松懈,连个值班的也没有,就拿定了从那下手的主意。

审判长:那么多平房,你为什么要撬这间杂品库?

王更地:刘生告诉我这间房是文物修复室。我想里边肯定有俑头。

此时王更地垂头丧气,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别无选择,只有如实交待。

原来,当王更地拿定盗窃俑头的主意却无法下手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助于他。

一天,在车站作临时工的王更地正在值班,蓦然,一个难得的镜头拉直了他的视线,只见站台上站着一个佩有考古队胸章的小伙。王正想上前搭讪,火车进站了。顿时,乘车的,接人的,乱哄哄地拥上站台,他只好先去维持秩序。

这小伙是来接媳妇的,因行李超重,被挡在出站口。王更地瞅准机会,跑上前对检票员说了声“这是咱的朋友”,便把他领到一旁,打开侧门送出站外。突如其来的热心人使小伙又惊又喜,忙问王尊姓大名。王借机拉关系,得知小伙叫刘生,是秦陵考古队临时工,现在颜色保护室帮忙。

几天后,王更地拿着刘生留给他的字条,窜到考古队。

虽然两人只有一面之交,却相见如故。刘沏茶点烟,热情

招待，领着王参观兵马俑展厅，介绍铜车马，又把他带到颜色保护室。刘见王好奇地望着室内的俑片，便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如竹筒倒豆一样倒（道）了出来……他指着室内摆放的俑头、俑腿、俑胳膊说：“别看这些东西支离破碎、脏兮兮的，粘好后可值钱得很。里根总统来了，才送他个复制品。”“你知道吗，隔壁那排房子就是修复室，里面有粘好的兵马俑。”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王更地一阵惊喜。

踩好点，王到临潼县城买了把4寸来长的螺丝刀，选上个“黄道吉日”，盗走了将军俑头。

审判长继续发问：你为什么不去撬刘生所在的颜色保护室？

王更地：怕露馅。

审判长：作案时，你知不知道自己撬的是杂品库？

王更地：刘生说那是修复室，我没想到它改成杂品库了，更没想到杂品库里也会有将军俑头。

王更地话音刚落，旁听席上哗然。

力扫六合，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为了把生前奢侈淫逸的生活带到另一个世界，从即位那天起，就开始修建骊山陵。70万刑徒，36年劳役，不仅为秦始皇建造了一个规模宏伟、豪华富丽的地宫，还在地宫附近为他造就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守陵卫戍部队。80年代的考古家使沉睡地下两千多年的威武军阵重现昔日风采，成为轰动世界的第八奇迹。秦陵出土的武士俑，披坚执锐，挟弓挎箭；出土的骏马俑，引颈嘶鸣，奋蹄欲行；出土的彩绘铜车马，造型逼真，装饰华美。虽然秦陵一号坑有兵马俑六千余件，可高级军吏俑只有6个，而其中之一竟被弃在杂品库无人问津。这情景，不要说王更地想不到，上千名旁听群众想不到，恐怕连当年下令修造帝陵的秦始皇也想不到。

现实中还有人们更想不到的状况。

鉴于案情重大，公安机关一支精干的侦破小组成立了，一份份“2·17”重大盗案的通报发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公安机关和边防检查站。各路查证情况陆陆续续反馈回来：国际走私集团加紧行动；走私分子P和D已进入西安；最高买价已达10万美元……但由于考古队文物管理混乱，有关管理人员对将军俑头的来龙去脉各执一词，使破案工作进展十分艰难。

3月27日，公安机关破获了另一起盗窃武士俑头案，当询问秦陵考古队和博物馆被盗武士俑头的情况时，两个单位竟都声称自己没丢失过这个俑头。

令人遗憾的是，时至案件破获、罪犯落网之日，考古队竟无一份档案材料证实杂品库里有两个俑头，至于将军俑头在何时、从何处、由何人、因何故被打入“冷宫”的，仍众说纷纭。

.....

法庭调查到这里，审判长那责备、期待的目光瞥向特邀旁听席上的公职人员。

(三)

或许是面对着法庭和国徽，6名被告才想到掂量昔日罪恶的轻重。这伙曾嗅着铜臭气麇集到一起的魑魅魍魉，此刻，为抹掉各自欠下的帐，互相开战了。

瞧着那6张“诚笃”的面孔，涕泪俱下的委屈相，善良的人们很难辨出其中的伪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审判长巧施战术，就把他们的罪恶原形揭露在旁听群众眼前。

王更地出生在临潼县康桥乡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里，憨厚、淳朴的父亲当了几十年生产队长，从来没占过集体的便宜。他含辛茹苦把4个孩儿拉扯大，一心指望着王更地能

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王更地呢，人长得挺帅，当过兵，受过嘉奖，复员后在铁路局谋了点“公事”干，虽然临时的比不上正式的气派，但当时也够乡下人羡慕的了。

人欲是个无底洞。王在车站干得久了，富商阔佬见得多了，渐渐萌生了要当暴发户，过上流人生活的念头。自认识了临潼县火车站客运员权学力后，两人臭气相投，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己。一天，权请王进餐馆，酒后吐真言：“瞧你王更地过得寒酸样，不发邪财，连媳妇也娶不上。眼下做古董生意最赚钱，你去搞个俑头，就够用一辈子了。”

惊愕、心动。“好是好，不过——”王吞吞吐吐，面带难色。

“要的人多着呢，我帮你出手。”权一眼看穿王的心思，连忙递上一句。

王醉眼朦胧地望着权学力，像输急了的赌徒盯着最后的赌注一样：“好，一言为定。”

酒劲一过，王更地一想到做贼盗国宝，不免心直打颤。权学力心急如焚，三天两头地催。王终究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步入了罪恶的渊薮。善与恶在关键时刻，仅是一步之差。

王更地盗得将军俑头后，溜回宿舍，疲倦地躺在床上，很快进入梦乡。当他一觉醒来见闹钟的时针已拨向10点时，就再也躺不住了，急切地想把俑头变为成捆的“老头票”。

“喂，我搞到了！”王更地风风火火地赶到权学力家，得意地说。

“放哪了？”权急忙问。

“今晚我带你去看。这下该看你的了。”

“你还真行，不过这两天不能出手，先躲躲风头。”

十几天过去，权学力没有找到买主。王便把俑头装入纸箱，转移到张传秀的宿舍床下，求张帮着找买主，当然少不了